

汉语表达者系列③

性情张抗抗

张
抗
抗



修正文库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性情张抗抗

张抗抗 © 著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性情张抗抗 / 张抗抗著. —北京: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, 2004. 9

(汉语表达者系列)

ISBN 7-81085-400-3

I. 性... II. 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95503号

性情张抗抗

作 者 张抗抗

责任编辑 文 浪

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

邮 编 100024

电 话 65450533 或 65450528

传 真 010-65779140

网 址 <http://www.cbbip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 装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7 插 图 12幅

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1085-400-3/K · 211 定价 1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关于《汉语表达者》文丛

我们用汉语表达。

我们搜索并记录一切成熟的汉语文学。

或有韧劲的张力，或有绵密的质地，或韵迫传统之空灵，或坐实音形义之厚重，或者要看得见当代汉语行进途中体内所散发出的铁质的光芒，或是听得到思想拔节生长，或是破空而出的铿锵音节，以及推动这种流畅叙述所需要的一切颜色、声音、气味、厚度与质量。

张抗抗小传

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，66年初中毕业，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，在农场劳动、工作8年。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，1979年毕业后，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。现为一级作家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、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已发表小说、散文共计500余万字，出版各类文学专集50余种。代表作：长篇小说《隐形伴侣》、《赤彤丹朱》、《情爱画廊》、《作女》、《张抗抗自选集》5卷等。曾获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、“优秀中篇小说奖”、“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”、“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”、“第二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”、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。多次获“东北文学奖”、“黑龙江省文艺大奖”、“精品工程奖”、“德艺双馨奖”，以及全国各类报刊、杂志奖。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文，并在海外出版。



小说语言的品性，其实从一部作品的构思和叙事方式确立之后，就已经存在了。它应有足够的韧性来承载那种盘旋式的滑行，它并不一定流畅光洁，但必须富于弹性。它甚至常常设置阻力，以使文本在话语摩擦的声响中，产生出抑扬顿挫的韵味。



目 录

钟点人	1
去维多利亚	41
残忍	63
何以解忧	93
白罂粟	107
无序六题	123
流行病	137
请带我走	149

钟 点 人

8:00——

……远远望去，它有点像一条河的样子，饱满而舒缓的河水鼓涨着，漫上了两边的堤岸。河面无风无浪，不动声色地蛰伏，上游和下游都是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见尽头。她的身子实际上就整个浸泡在河水里，只露出一双眼，半睁半闭地晃悠。她几乎感觉不到河水的流动，但她知道自己每一秒钟都在失去它们，并且是永远。它们离开了这里便不再回来，她也许将在下一个世纪或是另一个星球上同它们相遇。倏忽间，她又觉得自己正在顺水漂流，冰凉的水流簇拥着她，她与这条河已难分彼此。她将每时每刻与它同行，直到凶险的旋涡把她甩上荒芜而永恒的河岸……

有一刻，她甚至听见了流水的声音。把耳朵紧贴着河床的底部，她听到河的汨汨水声，竟然如同时钟的节奏，严谨而有序地行走。她一时竟不知那究竟是钟摆还是流水，是时间本身还是河的呼吸，它不像大江汹涌，也不似小溪淙淙；河由小溪而生，因此它没有开头；河因大海而终结，因此它没有尾巴——河便是如此无始无终，所以没有人能使它停下来……

梅子在睡梦中，常常听见时间行走的声音。但每次当她试图抓住她的两只脚，它就化成河的模样蠕动起来。

梅子醒了。她睁开眼，看见床头那只白色的电子钟，时针正指着8点整。

朦胧中，梅子觉得自己似乎正在盼望着什么。

——来弟今天竟然又没有来么？

梅子有些生气。已经是第六个星期了，来弟还是没有出现。往常每周一上午8点差5分左右，来弟的敲门，总是会准时把梅子从床上叫起来。

来弟是梅子雇佣的钟点工，已经在梅家干了三年多了。作为保姆的来弟，手脚麻利勤快干净，做饭洗衣样样活都拿得起来，算是保姆中难得一遇的好手。可惜就是每年过春节，来弟必得回到她那个安徽无为的老家去过年，一走就是一个月。因而每年春节前后，梅子的家务活都会显得积重难返。

来弟临走的时候，再三保证说她三个星期一定回来。梅子当时表示，不怕她晚回，就是怕她不回，只要回来干，哪怕是六个星期也等她。梅子说的是真心话，自从三年前朋友介绍来弟到梅家干活，梅子就再没打算换保姆。梅子在一所大学教书，课虽不多也不坐班，但搞些课题研究加上为了晋升高级职称，学外语编书，每天也都忙得昏天黑地。梅子的先生芦迪在电视台，三天两头动不动就出差，家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还得带回一大堆脏衣服，指望梅子赞助。梅子的女儿去了外地上大学，家里平时就梅子和芦迪两个人，如果请个全日的保姆，既没有多余的房子可住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儿。偏偏梅子在生活上又不是那种能干的女人，曾有好几年时间，梅子被那些琐碎烦心的家务折磨得好生羡慕“单身贵族”。

……那条河流着，托起远航的客轮帆船木筏；却也在清晨的雾气中，送来一叶轻舟，船舷上蹲着一只只鱼鹰，代替了渔夫的网……

钟点工的应运而生是城市妇女的福音。有了来弟以后，梅子觉得妇女解放运动这才算初见成效。如今来弟暂时离开了个把月，梅

子的日子已变得狼狈不堪，地毯和厨房的灰尘已积得老厚，玻璃窗倒像是一幅点彩派的现代绘画。梅子常常觉得，其实是来弟每一次的钟点服务，在支撑着自己每日的钟点。这根支柱一撤，她的时间顿时就变得捉襟见肘了……

梅子起床匆匆洗漱，8点30分，梅子开始打电话。打给本院的一个同事，问她来弟可曾去过那里。是梅子把来弟介绍给那一家的，每周去一个半天，排在星期六的下午。那个同事说，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来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真不明白那个乡下有什么可呆的。可我又不敢另找，一时怕也找不到那么合适的呢。梅子呐呐说你再等等，我有消息就告诉你。刚放下电话，铃声就响了，有一个电话打进来，正是梅子接着要找的另一个朋友。那人说，记得来弟去你家是排在周一，她今天来了没有？梅子说，没有哇，我也等得着急。那人说，来弟临走时对我说，有人要介绍她去开电梯，工资不算多，但活儿可比干钟点工轻巧多了，你说来弟回了北京，会不会直接就去开电梯了呢？梅子疑惑地说，不会吧，她要走，也该通知我们一声，哪能说不来就不来呢。那人说，你可不知道，现在的农村人鬼着呢？哪儿钱多就往哪跑，她能管你死活？她再不来，我家可得乱套了，你得想个办法找找她呀……梅子说，我连她住的地方都不知道，上哪儿找她？那人叹口气说，钟点工好是好，就是管不了她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真是来去自由……梅子说，那就再坚持一星期吧，说不定她在老家被什么事儿拖住了，我倒是听她说过一句，说这次回去，要给她女儿把对象定下来……

梅子放下电话，忽然觉得自己其实挺想念来弟的。就是那么个钟点工来弟，做保姆做得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她，用芦迪的话说，确是有点邪门。

来弟和梅子同岁，51年生，都属兔。来弟27岁到北京做保姆，正是梅子从北大荒返城的那一年。算起来，来弟拥有20年“保龄”了，令人不可小视。来弟刚到北京时，在人家家里做全日的保姆，换过许多家，到了90年代，才开始做钟点工。因此来弟认识北京城里

大街小巷许多地方。但来弟不识字，来弟有个姐姐招弟，那时候招弟上了学，家里就没钱给来弟再上了。等下一个弟弟真的被她们姐妹招来，她家就更不会让来弟读书了。梅子知道安徽无为是个穷县，女孩长大了，就出去给人当保姆。几十年前，许多女人在主家当保姆一直当到老死。

来弟虽不识字，来弟却识数。来弟管阿拉伯数字叫做洋码字。来弟手腕上有块表，不知是哪家人给的。她每次一进门就先看墙上的钟点，对一遍她的表是否准时。梅子有一次问她，不识字却怎么识洋码字？来弟觉得奇怪，回答说：梅老师笑话我呢，要是再不识数，我不成了个瞎子，怎么看钟点啊？

所以来弟从不迟到。梅子甚至怀疑来弟总是把手表拨快，要不她为什么每次都会提前几分钟到。

到了8点50分的时候，梅子失望地想，来弟今天肯定不会来了。

9:00——

来弟和她的一家人，大包小包的，刚刚走出北京站的出口，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一记雷声。来弟抬头看天，太阳像个灯笼，就挂在马路边那栋高楼的窗户上，阳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。来弟嘀咕说，这好好的大晴天，怎么就会打雷？正说着，那雷声又响了一下。儿子臂弯里抱着他1岁半的女儿京京，用胳膊肘捅捅她说，妈，是钟声响呢，你回头看——来弟转过身，见车站那排楼的中央，耸着一座高的小亭子，四面都嵌着方方的一块大钟，雷声就是从大钟那里发出来的。钟面上的指针，短的停在洋码字9上，长的在12上。

来弟在20年间，已经无数次到过北京站。但听它敲钟，还是第一次。

它一声接一声地响着，声音传得老远，那声音真是好听得，像是一个喉咙里装着麦克风的女人在唱歌，震得阳光都有点发抖。广场上走来走去的人，都停下脚，仰脸去看它。来弟的孙女京京让钟声

给吵醒了，大声哭了起来。

6—7—8—9—来弟一声声数着，没有错，一共是9下。来弟看看自己腕上的表，真是9点钟了。

她心里突然就有些发紧，招呼了一声自家男人，脚步也快了。

快到103汽车站的时候，来弟放下东西，回头对儿子说：这一次，豁出去了，我们打“的”好不好呢？

儿子显得很吃惊。儿子说，回一趟家，钱都用光了，还打的呢？！

来弟不理他，冲着迎面来的一辆“面的”就举起了手。这个家，她说了算。来弟还是第一次“打的”，那手伸得僵硬，像是敬礼一样，缩回来还伸着。“面的”倒不计较，嗤地就把车停在了她面前。儿子看一眼车厢，说就一排座位，这么多人，坐不下哩。来弟说上啊上啊，都给我上去再说。一边就把抱着孩子的儿子和媳妇推了上去，又把男人推了上去。最后是女儿和行李，关了车门，来弟和女儿就坐在了行李上，正好满满一车。司机回头看这一车人，乐着说：真新鲜，如今农村人也坐上出租了。来弟回答说，你没看有个小孩么，坐公共汽车没有座位，怕把小孩挤坏了。司机又乐，说打工还带小孩啊，真把全家都搬来了？去哪啊？来弟说了地址，用袖筒擦一把汗，松了口气。车开了一会，来弟从倒退的车后窗里，望见路边的高楼上又耸着个小亭子，上头有只大钟，已经指着9点25分。

来弟想，到底是大城市呢，连马路上都有钟表，还让人白看。城里人好像是靠着钟在活，一时一刻都不能差的。如果在老家，就用不着钟点了，天亮起身下田，太阳正中了回家吃饭，天黑了就回。那钟点是太阳，挂在天上，你想看成几点就是几点。她长到十几岁，闹钟没见过一只，不用说手表了。可如今回去过年，家家都有电子钟，台灯上镶着钟、墙上的挂历镶着钟、就连温度计旁边都镶着钟，一间屋里，钟表真比人的眼睛还多。可惜，乡下人的眼睛，硬是不往钟表上落，麻将一夜打到天亮，一觉睡到中午，晨昏颠倒的，哪里有一点时间观念呢。

在城里做惯了钟点工的来弟，回老家过了一个半月不需要钟点

的日子，还真有些不习惯。轻松倒是轻松，只觉得人都散漫得虚软了。

但老家是不能不回的。来弟的娘家早就没有人了，夫家除了自己男人，还有一个71岁的婆婆。来弟出去做工20年，一儿一女都是男人和婆婆养大的。

“面的”停了下来，腾腾地抖着身子哼哼着，好一会也不往前走，司机说前面肯定是堵车了，急也没用。十字路口那里有块牌牌，上头的洋码字一会儿一变，来弟留心看，已是9点37分了。不由很有些心焦。再回头，驾驶台那只盒子上的洋码字也开始蹦字了，一蹦就是8角钱，蹦得来弟心惊肉跳，胸口也一抽一抽地发疼。

来弟有些后悔“打的”了。这“的”是她这样的人打的么？

来弟生下来到现在统共只坐过两次出租车，上一次，还是因为有一次她干活时突然胃疼，那个梅老师付钱打了“的”，让“面的”把她送到医院去的。这一次过年回老家，儿子媳妇女儿和她四个人，光是一个半月不干活，损失多少工钱呢，少说几千块了；来回的火车票钱呢，春节高峰买不上票，只好买黑市的高价票，又是上千块；还有回到乡下各处打点的钱——亲戚结婚送份子的、哪家孩子满月办酒席的、压岁钱、待客的烟酒钱……凡是动一动都是钱。在城里辛辛苦苦干一年挣的钱，回趟老家就去掉了一大半。幸好新屋早几年就盖成了，楼上楼下四大间还有晒台；儿子结婚用的都是她和儿子这么多年在外面做工攒下的钱。前年，儿媳妇还给她生下一个胖胖的孙女儿京京。头胎生了女孩，按说还可以再生一个，儿媳妇说不要了，男孩女孩都一样。来弟也说不要就不要吧，没看城里人都喜欢女儿呢。自从有了孙女，儿媳妇在家看孩子，有一年多上不了班，家里的进账少了，开销却一下大了许多。钱这东西，不会有够的时候，再过些年，到了她做不动的时候，若是她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按钟点跑来跑去，回到老家乡下，她用什么钱来养活自己和男人呢？

男人一直缩在车厢的角落上，一面朝外头张望一面唉声叹气。

来弟心想,要是照这样堵下去,这一笔车钱,可够她干上大半天的了。她一个钟点一个钟点挣出来的钱,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跳进出租汽车司机的腰包。城里的钟点,根本不是个钟点,城里的钟点是个张大嘴吞钱的妖怪,城里的钟点就是钱。

总算到了地方,三环边上一条胡同的大杂院门口,来弟让家里人把行李一件件拿下去,自己掏出钱来付车费。儿子在她耳边说,妈,总共21块,其实就合一人3块多,比坐汽车合算。来弟说那当然,我早算过了。她看看表,是9点55分,问儿子:今天星期几呢?儿子说是星期一。来弟略一思忖,对男人说:你们进去,先把屋子收拾收拾,我得上梅老师家去,她要是在家,我就往下做了……

女儿说,坐了两天硬板,人都吃力煞了,你怎么一下火车,就变得像城里人一样了……

来弟瞪女儿一眼,说:等你做了娘,你就晓得了……

10:15——

梅子已在案头工作了一个多小时,到了9点55分,她准时打开电视,跟着电视里的音乐节奏,开始做健美操。这项每日的功课,她已经坚持了一年多时间。梅子认为室内健美操是知识妇女最便捷又见效的体育运动。

音乐刚停,梅子好像听到有人敲门。她想这时候能有谁来呢?懒得去开。敲门声持续了很长时间,锲而不舍的,梅子还是不理,就听得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大喊:梅老师是我,我是来弟呀……

梅子喜出望外地开了门,果然是来弟,头发乱蓬蓬的,面色铁青,眼角上留着眼屎,像是没洗过脸。梅子吓了一跳,说来弟你怎么这个样子,没出什么事吧。来弟说我不偷不抢,能出什么事呢。怕你着急,刚下火车就先来报到了……

梅子心里有些感动,先前一肚子的怨气,都咽了回去。说来弟你也真实在,就家里这点破事,天塌不下来。来弟笑着说,哪呀,我从到

了家就打喷嚏，回来时，喷嚏打了一路，我一想就知道，你们家家都在骂我呢！

梅子也乐，说看你坐火车脏成这个样子，还是先去洗个澡吧。知道你爱干净，不在这里洗，回家用凉水也得洗……

来弟说，我就等你这句话，可别以为我赶到你家来，就是为了洗澡啊。我这次走得太长，真对不住了，就想来告诉你一声，你好放心啊。到12点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能干多少算多少吧……

梅子一边给来弟开热水器，一边问着她这趟回去的情形。梅子知道来弟喜欢她那个孙女，就问她这次到底把京京留在老家了还是又带回来了。来弟笑着，嘴巴有点合不上，说那孩子又会走路又会说话，都会叫奶奶了，正好玩呢，哪里舍得把她留在老家啊……

梅子想，自己和来弟同岁，来弟都当奶奶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来弟说，你一定想不到呢，这一次，我们全家6口人，除了婆婆，都来了。

梅子有些吃惊，问她家怎么变成了6个人，莫非她的先生也来了么？

来弟吃吃笑着，把脸侧到一边去，背对着梅子，笑得气都憋住了。

先生……哟哟哟……还先生哩……城里人才叫先生，你家芦先生上班去了？中午不回来呀？

那叫什么呀？梅子不解。噢，你们那儿，叫老公，对吧？

老公……呵呵，我们那块才不叫老公哩，你知道老公是什么，是姘头呀，真笑死我了……

梅子也忍不住笑，笑了一会，想想又问：那你告诉我嘛，到底叫什么？

叫男人嘛，还能叫什么？来弟的笑容里，颇有些奇怪梅子竟然连这样简单的称呼都不明白。梅子又乐，便问她男人到北京来，打算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。来弟回答说：都50多岁的人，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好工作？梅子热心地说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呢？我有个朋友在